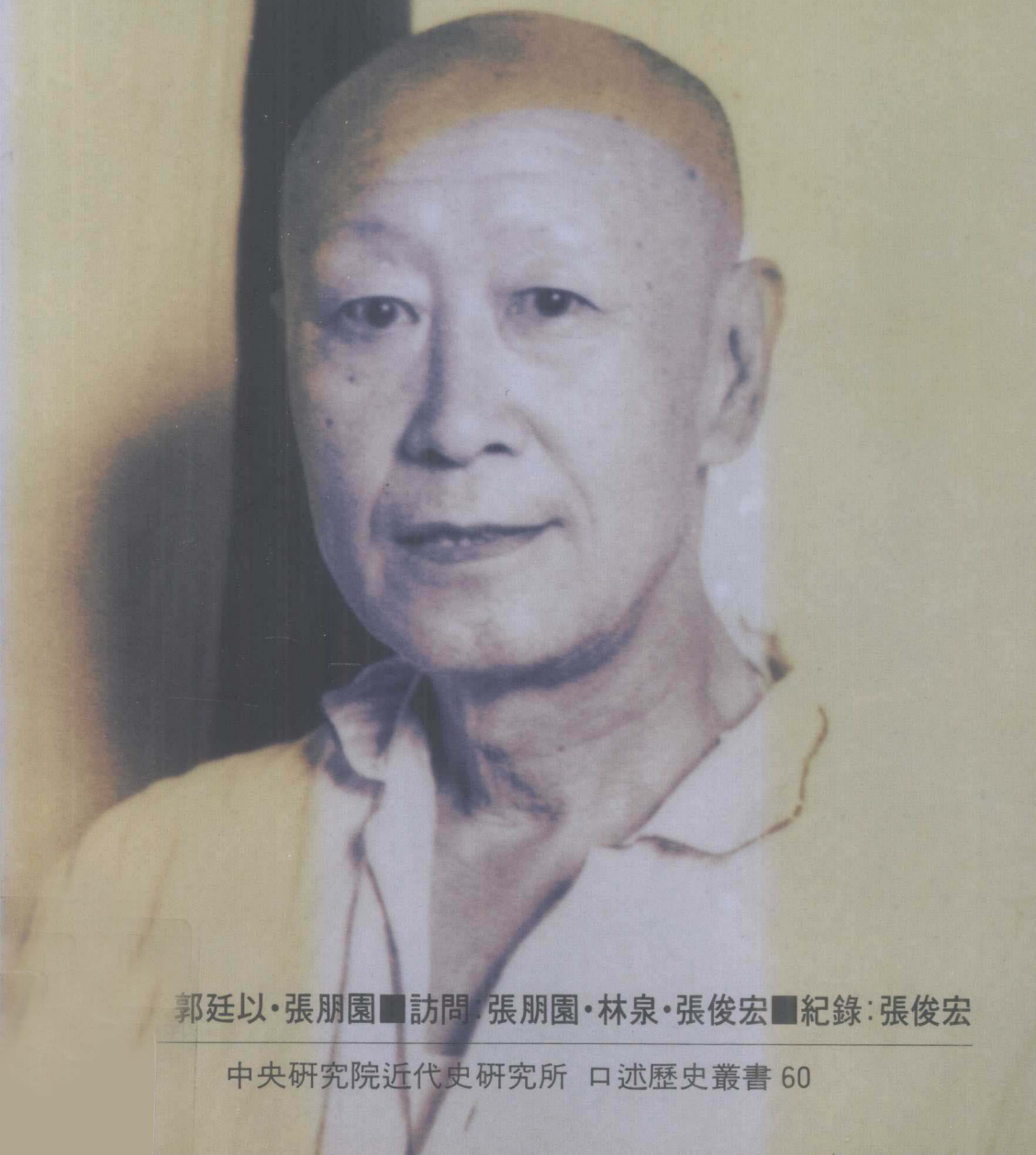


王微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張朋園 ■ 訪問：張朋園·林泉·張俊宏 ■ 紀錄：張俊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6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60)

王微先生訪問紀錄

校閱：郭廷以·張朋園

訪問：張朋園·林泉·張俊宏

紀錄：張俊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60)

王微先生訪問紀錄

校 閱／郭廷以·張朋園

訪 問／張朋園·林泉·張俊宏

紀 錄／張俊宏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

電話：(02)7822916·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7898208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94 號 11 樓之 5

電話：(02)7054251

初 版／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

定 價／精裝新台幣 300 元 平裝新台幣 25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精裝) ISBN 957-671-421-4

(平裝) ISBN 957-671-422-2

訪問時間：民國五十六年五月至八月

訪問地點：台北縣新店鎮下城街七十六號
之一王公館

訪問次數：十三次

訪 問：張朋園·林泉·張俊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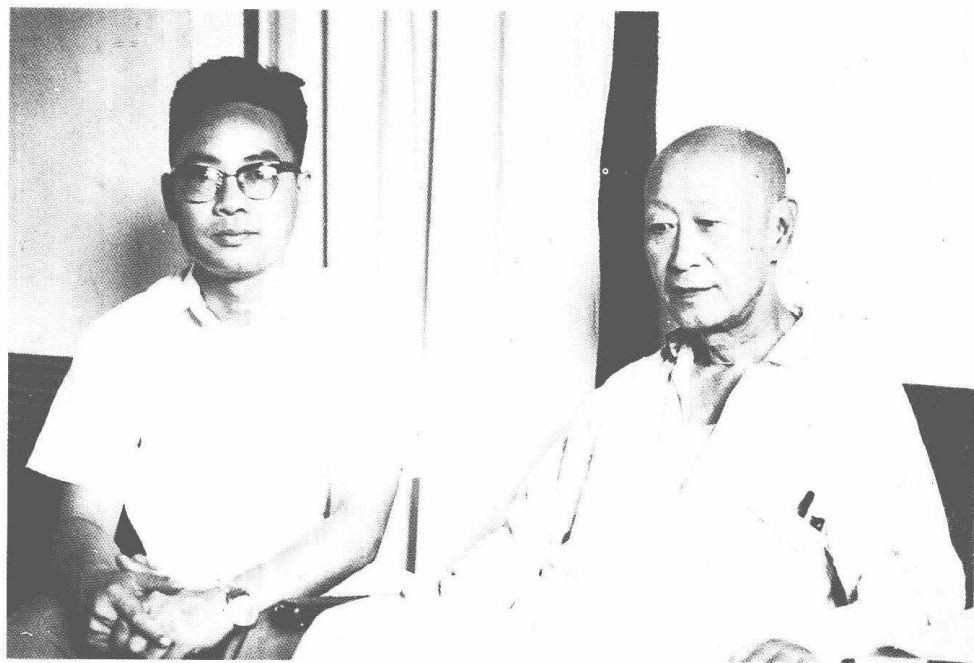
紀 錄：張俊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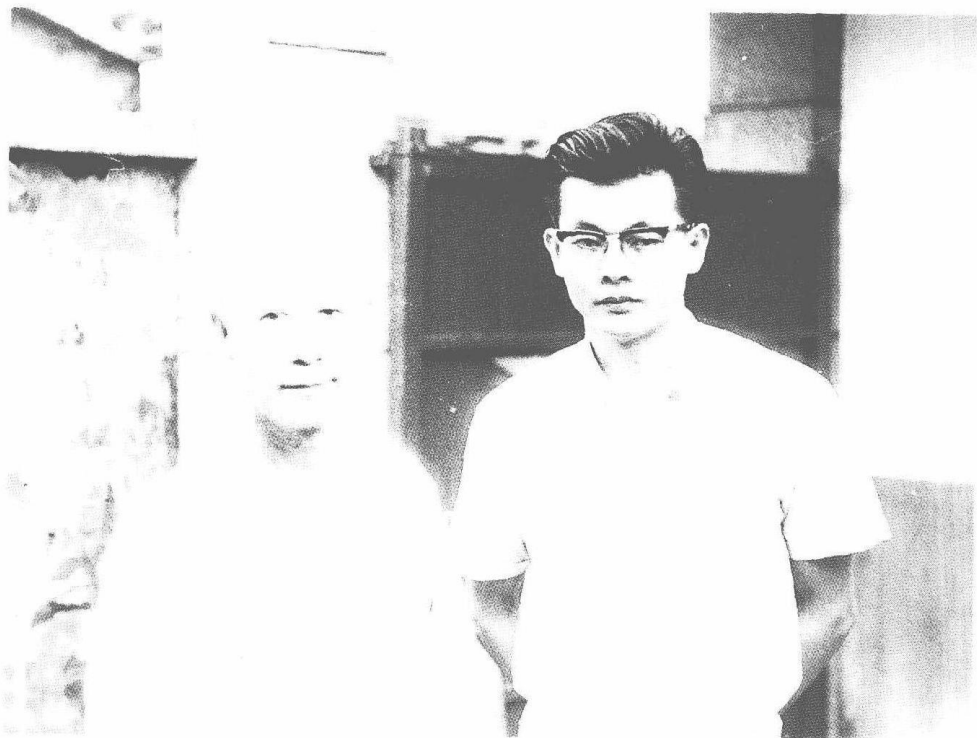
王微先生 (1897-1979)



王微先生於寓所接受訪問



王微先生與訪問者張朋園



王微先生與訪問者張俊宏

目 錄

弁言

照片

一、我早年的文職生活	3
二、初嚙軍旅生涯的回憶	10
三、胡宗南的身世	15
四、濟南「五三慘案」	21
五、衍聖公府的內部問題	25
六、西征之役及馮唐的討伐	31
七、由淞滬抗戰到西北長征	35
八、西北的地方勢力和第一師	41
九、甘肅的政治意義	47
一〇、孫殿英的叛亂	48
一一、馬仲英的西竄	49
一二、胡宗南在天水坐失良機	51
一三、隴南剿匪	55
一四、殺王惠	58

一五、天水教案	62
一六、陝北封鎖線	71
一七、洛陽之戰的情報失誤	78
一八、陳誠和胡宗南的恩怨	81
一九、勝利後西北的情況	85
二〇、勝利後國軍士氣低落的原因	89
二一、閻錫山主義	92
二二、共產黨與日本軍閥	99
二三、勝利後部隊叛離的原因	101
二四、胡宗南與戴雨農的關係	103
二五、西安撤退	108
二六、重慶的撤退	113
二七、西昌撤退	118
二八、戲劇性的大陳防衛	121
二九、大陳游擊隊	125
三〇、胡宗南在大陳	128
三一、失敗的檢討	140
三二、胡宗南的公共關係	143
三三、胡宗南的治軍	148
三四、胡宗南的理財	160

三五、創辦第一師的電訊	166
三六、由馬祖的空難事件談電訊保密	170
三七、主持軍中電訊雜憶	175
三八、中央偵破軍閥密碼的經過	182
三九、彈劾胡宗南案	189
四〇、彈劾案補述	199
附錄：彈劾胡宗南案全文	203
後記	209
索引	211

弁言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籌備時期，即由籌備主任（嗣任首任所長）郭廷以擬訂進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政治、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請其自述生平，為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成稿六十六份，約四百八十萬言。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或其家屬）同意，陸續刊印訪問紀錄，列為口述歷史叢書。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成立口述歷史組，恢復訪問工作。

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飾。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為定稿。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值判斷、個人恩怨、政治立場，而紀錄或語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誤植，尚祈讀者賜函指正。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 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

一、我早年的文職生活

(一) 早年經歷簡介

我出生於民前十五年，清光緒廿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浙江孝豐人。孝豐當宋室南渡之初，名為徐家村，後來改易今名。中學畢業後，曾擔任王氏私立小學教職數年，後轉任縣立小學校長，前後從事教育工作八年。民國十三年正當國民黨改組時，我加入國民黨，此後一直到民國十六年五月步入軍旅之前，曾從事一段時期的地方黨務工作。

(二) 初次參加革命工作

早年我參加革命工作，是由來於一次偶然的機會。當我擔任孝豐縣立小學校長時，曾有許多學生考上中學，其中也有一些是考上浙江第一師範的。浙江第一師範(校長經亨頤)當時是一所革命氣氛很濃厚的學校，它培養出很多浙江的人才，也培養了很多的共產黨，如潘公度、周恩來、施存統等都由此出身。我在擔任小學校長時期，曾供應一位姓潘的窮苦學生讀浙江第一師範。有一天，這位學生突然寫信給我，請我親自到杭州一行；本來每年暑假我都去杭州師範學校延聘教員，但那時不是暑假，我原不準備去，但這位學生的來信中不告訴我任何事，心中納悶，欲知究竟，於是赴杭州一行。在師範學校見面

之後，他介紹我認識一位自稱為馮宿的歷史教員，初次談話頗為含蓄，他說：「潘先生介紹我同你談談，你在地方上辦教育辦得很有成績，地方上的學生都很聽你的話……」初次見面後再和我約談兩次，多數問及地方情形，學生數目等等，我想他是在測驗我在地方上的資望、影響力及領導能力。從杭州回孝豐不久，他親自來信約我再赴杭州。從其他的學生打聽之下，知道此人確是歷史教員，但不叫馮宿，這可能是他的化名。此次談話內容多數涉及革命之類的問題，到此我大概已曉得他的立場和用意。

那時共產主義的書籍可以公開購買，多數是周佛海譯的，還有其他很有系統的翻譯書籍，我也看了不少。馬克斯《資本論》那時尚未出現，比較最進步的思想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論》，我也看過。馮宿問我廣東孫先生的書看過沒有，我說，除了《民國日報》之外都未看過，《民國日報》當時銷路極大。他又問我《實業計劃》，我也沒看過。這一次的談話，我已明瞭他的政治立場，但還沒有介紹我加入。

十四年，當小學剛剛開學，師範還在暑假的時候，馮宿再度約我赴杭州商談，我也正好有事須赴省城。這一次，他直截了當地問我：「加入革命好不好？」我回答說：「當然好！」於是他約我第二天早上見面。

第二天上午七時，我到師範學校馮宿的住宅，另外還有兩位同志已經在那裡，馮宿叫我們彼此不必認識。八點鐘，馮宿分給我們每人一包傳單，送我們到荐橋大街（相當於台北最擁擠的延平北路），叫我們分頭去發，我只發了三張，被丟棄的，又撿回來。那些傳單都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孫先生此時還被北洋軍閥視為亂黨，發傳單究竟是危險的工作。第一天的成績三人都行，其中還有一人連一張也沒發。第二天他告訴我們發傳單的要領：迎著黃包車逆駛的方向去發，

被丟棄的也不去撿拾，繁多的車輛川流不息，即使接到傳單的人發現問題，也難以趕回頭來追究，用這種方法當然很容易地發完。十一點鐘回原地集合，馮宿檢討成績之後嘉獎一番：「你們三人都有希望，好好地努力，多看點孫中山先生的書，我會寄去的。」此外還特別叮嚀我們：「多多注意優秀學生，調查他們目前的職業，把名單寄給我。」回孝豐後不到一月，名單剛完成，正待寄出，報紙已刊登一則消息：「第一師範亂黨槍斃。」別來不及一月，這位姓馮的革命志士就被逮捕槍決。這是我初次參加革命的一段往事，我沒正式加入國民黨，但此次行動卻使我獲得了黨籍，這是後來才發現的。

(三) 「軍事家」的一封信

十五年胡宗南先生從廣東出發北伐時，曾給我一封很刺激性的信，其中有一段說：「……王氏小學的同事中，現在方秉性（南高畢業後東南大學讀教育）是教育家，陳嘉謨是政治家，我現在也成為軍事家，而你呢？成什麼家呢？你最好找機會到江西南昌一帶來找我！」這封信是從廣東沿海路寄來的。《上海民國日報》已封鎖，南方消息完全閉鎖，除了知道廣東已開始北伐之外，其他渺無訊息。我決心赴江西一行，路途如此遙遠，我勉強僅湊足了三十元，先到上海。在上海各方消息極為靈通，知道革命軍北伐順利，我於是沿水路到達九江。此時的江西還是孫傳芳的勢力，沿南潯鐵路搭火車到達南昌，孫傳芳的北方兵見我口音不同（我只會孝豐土話），盤問一番，我偽造了一封地址和人物都是虛構的信給他看，居然也輕易地把幼稚的北方兵蒙騙過去。在旅館住了一天，深感不妥，立即離開南昌。北上火車只開到徐家埠，只見旅客紛紛下車往西南逃難，隨著難民潮，我也逃到三官店一個小鎮，和一位九江老人一起停下來。這位五十幾歲的九江人告訴我，革

命軍離此約有十七里路，當夜在百姓家中借宿，第二天一覺睡到革命軍都到了纔醒來，一問是第三軍朱培德的雲南部隊。雲南話好懂，問了好久，終於得到了胡宗南的消息，他是屬於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團長。過了一天半，果然前衛部隊第三團來了，知道第二團緊跟著就要來。終於在兵慌馬亂中有如大海撈針地找到了胡宗南，見了面，他劈頭便說：「你怎麼來了呢？不行，不行，兵慌馬亂，怎麼能來！」和他談了幾個小時，他給我一百毫子（廣東發的薪餉）；我告訴他，現在我不是錢的問題，但兵馬倥傯也無奈他何。次日孫傳芳反攻，革命軍又退豐城，我跟隨他兩天後，便走避了，臨別胡先生寫介紹信叫我到上海見陳果夫，回到上海，在環龍路四十四號見到陳果夫，他派我為吳興黨務特派員。

（四）擔任吳興黨務特派員

初次見陳果夫，他問我是否曾入黨，我說：「曾參加工作，但介紹人已殉難，是否曾獲得黨籍不知。」結果，果然查出有案，在杭州發傳單的三人都已獲得黨籍，這是馮宿為我們報的。陳果夫因此派我回浙江，在包括安吉、孝豐、長興、德清的地區內擔任黨務特派員。

回浙江之前，在上海我把胡先生給我的一百毫子全用於買教科書，因為這種錢在上海可通用，回去不能用。我買了《三民主義解說》，黨旗、國旗、總理照片、遺囑，和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此外還有一本《為什麼中國要革命》的書，包裝成一大包的行李。另外買些日用品，即上內河輪渡，取水路回浙江。沿路都是北方軍人的勢力，孫傳芳的部隊軍紀不佳，時時都有劫案，由湖州到達梅溪，雖歷盡艱辛，但大致還沒有太麻煩的事故。到達梅溪之後，因為已經是家鄉了，膽子也大了，託人把行李送回家去，但北方兵堅持要把行李一包包打開